

19.9.2

江門文史

第二十一輯



91

贈閱

江門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九一年三月

目 录

国民党元老邓泽如小传.....	陈沧海 (1)
新会文史三泰斗之一——陈垣纪事.....	陈占标 (21)
外海陈氏家族世系考.....	陈一峰 (30)
旅港潮连同乡会.....	陈昭权 (37)
龙冈古庙与龙冈团体.....	刘 华 (47)
四十年来江门市说书艺人活动概况.....	孔 湛 (51)
抗战时期的《开平日报》.....	伦海滨 (57)
广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江门市联络组.....	陈昭权 (68)
开发新山的先贤——黄亚福.....	余国安整理 (72)
西江乡村师范学校.....	唐月华 (75)
最早抵达澳洲的新会人——黄德滋.....	纵 横 (82)
江门市的公园简介.....	园林管理处供稿 (84)
解放初江门第一个美术摄影展览活动.....	叶杜生 (94)
五月龙船抢大标.....	叶柏洲 (95)

国民党元老邓泽如小传

陈沧海

鹅 峰 闪 光

篁边村四面环绕着苍翠的山峦，风景清幽，远离市镇的喧闹，走出了山坡小径东向靠近西江，与小岛潮连乡的洪圣庙，遥遥斜对一江之隔，起伏的波涛随着时代日夜奔流。

据传，明代景宗景泰二年（一四五一年），外省有邓姓人家，因逃荒避灾流寓广东，辗转到了这一块没有人烟的坡谷，盖舍开垦，自耕自食，从此定居下来。因为这里离南宋末就建村的篁庄虽不相连，可是几公里的蜿蜒山道可往来，老村庄竹林茂密，于是邓氏就定名所住地为篁边，鹅峰是篁边的主峰，它也解脱了几千年的寂寞了。当时是属新会县的地域，现今是江门市郊区，已划归市三十一年了。邓氏在此开族，子孙蕃衍，到了今天约有一千人多一些。迁来的什姓极少，华侨及港澳同胞七百多人，在外地人口超过三份之二，是侨乡之一，是辛亥革命时期国民党元老中，华侨的著名人物邓泽如先生的故里。

邓泽如先生在清代穆宗同治己巳八年（一八六九年）三

月二十九日出生，邓族传到了邓方进，家住在鹅峰里，泽如是方进的长子。当时腐败的清廷正日趋没落，相继接着鸦片战争，洪秀全起义后，“外忧内患，丧权辱国，民生艰苦。

远 涉 重 洋

邓方进一家数口，生活自然并不好过，惟是他亦在困难下，支持给长子邓泽如读了几年村里仅有的私塾。泽如从小也很懂事，人也聪明，耕学勤奋，是一个不甘寂寞，有思想有作为的少年。篁边原是背山立村，僻处一隅，直至几年前，还设有一间稍具规模的百货商店，一个肉菜市场，更无小旅馆。距今一百二十多年前的篁边，虽是离江门埠只十公里多一些，当时还没有小公路，交通极之不便，这样地僻人稀，鱼稻不丰，当年的情况完全可以想象了。

邓泽如要在村子里谋生，养家安业，着实不易，在思想与现实的压力下，泽如先生也只有向外发展了，也是他的素志。

清代晚期，新会邑人远涉重洋的，到南洋一带谋生的最多，而且多多少少都有些同声同气的乡情渊源。泽如下决心离乡别井，到了新加坡，当地华侨历来都重视桑梓之谊，谈起了乡土方言，更是倍感亲切，该邑在当地的会馆，也常可以暂时解决住宿，或通过关系介绍工作。过了不久，邓泽如得到有心人介绍，在南洋大企业主陆佑的“东兴隆庄”（这一间庄是协理总庄捐务中心）当了“烟马”（鸦片烟馆）“酒马”（给制酒售酒商人领牌专卖处）部的一名炊事（厨房）小工。

陆佑赏识

邓泽如很精明，对部里的工作又非常负责，虽当一个供给饮食的小工，也很卖力，更乐于助人。部的主管人看上他了，不久即被提升为“巡丁”，经过一段工作时间，一些负责人在陆佑询问时提及邓泽如，擢升泽如为“总稽查”，这时，邓泽如是陆佑的得力助手了，赞许和信任他。陆佑与他左右的得力人物，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大有关系，邓泽如之后来由侨商转入政途，这主要与他的爱国之心是分不开的，陆佑也受到邓泽如的一些影响。他虽入了英籍，如救济祖国乙亥年大水灾，对孙中山的革命也有过资助，这显然是受到邓泽如的一些影响，他的后人做到了对先祖的遗愿。

独立门户、奋斗创业

邓泽如协助陆佑的一段较长时间，积累了对矿务的广泛知识，后来离去了兴隆庄，自己独立门户，亦向采矿方面发展，转赴金宝埠开锡矿，亦小有所获，过了一段时期又转往庇能经营橡胶，颇有成就，这时已成为一个富有经验的实业家了。在故乡簪边的邓姓亲人，也有人来南洋投靠他了，所以现今留下南洋的华侨后裔也有二、三百人。

邓泽如为人谦让诚恳，处世持躬。对孙中山的领导革命有坚强的信念，因之当时在南洋从事革命活动的志士皆乐与交游，而他对革命事业在矿务拨冗中亦常常出力。孙中山亦久闻南洋华侨有这个人，可在时局动乱中未得相会。当地华侨商人亦敬重泽如的热肠古道，是侨商的知名人士。

加入中国同盟会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为了推翻清政府而奋起革命，联络各地志士，创业“兴中会”。在第一次革命失败后，于清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自欧洲再到日本。同年七月间，成立了同盟会，孙中山任总理。翌年，因日政府接受了清政府驱逐孙中山出境的要求，先生遂偕同胡汉民、汪精卫、黎仲实等离开日本去新加坡，转赴安南（越南）西贡，再到河内，为了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决定在就近策划南方各省武装起义。得到了党人的民军首领王和顺、黄明堂及清政府在当地驻军部份归附，队伍日益壮大起来，在这样形势下，首务就要急需补充军费。也在此时，孙中山先生与黄兴商量，决定先袭取镇南关为据点，伸展以图两广，然而扩大战略更是非钱不行。孙中山知道中国华侨在南洋一带的侨民最多，早知道南洋有一个爱国华侨邓泽如，虽不是一个正式革命党人，然而有思想有认识、是倾向革命的志士，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但他从未与邓泽如见过面，却对邓有信心，于是即派汪精卫专程到南洋访晤邓泽如，商量筹措革命军费。

当时在南洋的各政派渗入的势力是很复杂的，各有各的不同的政治宣传和手段。各政治派别也设立报社作喉舌，宣传与鼓动；有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革命派的《中兴日报》等。而当地的侨民对派系亦有不同的反应。邓泽如是华侨中知名人士，相继受到各派系的游说与笼络，清政府的官员许以翎顶赐封的引诱，而保皇党则宣扬拥君立朝得成功，便可以得到富贵的鼓吹，邓泽如等真正有革命思想的侨领中

有识之士，均不为动。

邓泽如深知如果不是彻底推翻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不能救中国，所以他下定决心，思想上倾向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邓泽如与陆佑另一个得力助手周之贞^①及邓青阳^②都先后加入了同盟会。三人担任孙中山革命活动在南洋方面的宣传与筹款工作，三人以邓泽如为最出力、最得力。在当时，中国扰扰乱乱，清廷的最终命运又怎样？将来又鹿死谁手？与其他还是一个未知数。邓虽不是什么先知先觉，却不计将来的后果，何况是有身份的侨商，也有一些物业，他决不是为名或为利的政治投机者。

汪精卫受孙中山的专人命派，远赴南洋到了邓泽如的住家，可是适值邓泽如有事远出未归。汪见不到邓，也不知他落脚处的讯息，留下也不知候到何日，只好留下信函走了，另作打算。没几天，邓泽如归家了，看到了孙中山先生的专函，急不可耐，随即追踪走了数百里追到了汪精卫，二人相见大喜，邓泽如表示誓必尽力，立即先交约一万元给汪精卫，先暂行应付急需的军饷，容后再行设法筹措。

支持李福林组织民军

清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邓泽如已是同盟会在南洋的中坚分子。这一年，李福林在广州扩展地方队伍，受到严重压挤，无立足之地，避难到了新加坡，拜访邓泽如，邓对他劝勉，并给于生活上的照顾，从此结下一段很好的友谊。后来李福林回国，在根据地河南亟谋扩展，邓泽如又支援他组织了民军，后来广东宣告广东共和独立，化伐会师广

州时，李福林的“福军”是五十一支民军队伍最著三数者之一。所以李福林对邓泽如感恩感德，有疑难问题，邓公说过的也言听计从，此是后话。

孙中山得到了南洋与其他方面的资助，同一年秋间，孙中山参加了夺取镇南关之役的战斗，他激动得亲自发炮，也是他生平第一次开炮。民军奋不顾身攻破两座炮台夺了关，双方经过几天的激烈战斗，惟是因民军王和顺部，当时在十万大山，驰援不及，早先受降的清将又反复无常，至使又失去了强攻所夺得的据点。随又被降清的统领陆荣廷、清将龙济光率大队冲击，革命的民军血战七昼夜，众寡悬殊，被迫撤离镇南关退入越南境内。孙中山在此战役失败后，正谋图另举。而越南的法殖民政府，答应清政府的请求，要孙中山限日离境。他只好将准备在钦廉地区发动的军事措施，委托黄兴代理，不得不走了。

谒见孙中山、致力革命事业

清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阴历二月间，孙中山被迫离河内，为了继续革命，亲赴新加坡筹款。邓泽如在这一年才第一次谒见孙中山，相见甚欢。孙中山早先对邓泽如为革命活动筹款的功劳十分嘉许，故而也很器重，委派他负责党务委员之一，与筹款支援革命军需的重任，倚为左右。邓泽如从此更笃信孙中山的革命理论而敬事之，追随办事。

邓泽如受委任在南洋为革命事业筹款，实在是艰巨之任，形势不易办。当时各省在反正之前，所能筹措起义军的粮饷，所依赖者全靠海外的侨资。以南洋一带而论，对同情

孙中山革命的热心人虽也不少，惟是大多是苦力劳工，在富商大贾中，绝多是受到清政府的笼络，对革命者远而避之。邓泽如却伸义立言，对有冷言冷语对革命或诋诬革命党人者必力斥之。常侃侃而谈清政府必败，革命事业一定成功。所以后来胡汉民亦不能不服膺邓泽如，称赞他有坚持革命的信心和有先见之明。③

偕黄兴奔走筹款

清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粤新军举事失败。为了亟谋再次起义，黄兴、胡汉民与赵伯先到新加坡筹募款项。邓泽如虽然是义不容辞，积极主持此事，召集同盟会员在“晚晴园”开会议，众会员即席认捐款后，又立即分头进行筹款工作。经过一番努力，可是当地侨商反应冷淡，漠然视之，无人肯解囊资助，推其原因，革命浪潮屡次失败，侨商也是知道一点点的。邓泽如面对现实，慷慨奋起，偕同黄兴历经芙蓉、麻坡、麻六甲、怡保素各埠，奔走呼应，发动侨商募捐革命军费。这时刚好是邓泽如的爱妾产下了一个儿子，而妾更产后染重病。邓泽如为急公而忘私，毅然不顾家事，交待了即赴远行。在芙蓉甲必丹面见华侨谭德栋，动之以爱国之心，晓之以民族大义，慷慨陈词。谭德栋深受感动，随即卖去所住楼房，并且倾产以助革命军费，谭的这样异常的做法，在华人中一时震动。因为谭德栋一生为人老成持重，平生蔬食俭朴，布衣清持，华商们常以俭嗇称之，他却一时能够这样为革命竭力而为，舍私弃业，如此有点传奇的讯息，传闻了各埠的华侨，都感慨赞叹，他们大都受了启发感动，

群起资助革命。当时陆佑亦心有所感，通过邓泽如的关系，亦乐捐一笔钱，此事对陆佑来说，亦是成功，因为陆佑素来不愿在中国各政治派系斗争中有什么联系，他有他的打算。此次筹款，由于邓泽如为筹措革命军费鞠躬尽瘁，意外一举功成，于是黄兴等得携巨款回国。后来辛亥革命起义成功，国民党人士对邓泽如的敬重与信赖，不只是一时一事，是有其远因与近因的。

对侨商的影响

邓泽如为革命筹款，侨商们对他确有义无反顾的过人之处，肯解囊相助，大多是因邓泽如个人起的作用。除上述外，他对赏识他的大老板陆佑，亦有相当的影响。陆佑自从发家大富后，南洋是他的发祥地，他入了英籍，曾捐送六架飞机给英国政府，得赐封爵绅和内廷司仪官。他的地位与财富有了可靠的保障，完全可以不受到将来什么后果，不理睬中国各政治派系对南洋侨商中的什么许愿。所以与当地的富商从不合作，惟是他在当地兴办一些公益事业。在当时，陆佑常常声言决不参加任何政治团体或帮会，即与清政府和北洋军阀也没有往来。他的财富与邓泽如相比，真不可同日而语。他显然受到邓泽如的作为而深有感动，在这政治势力沉浮之际，却也资助孙中山革命，他的思想转变亦属难得。当然，他是中国人，出身又受到非人之遇，他不会泯灭了受祖国之心，如后来在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广东遭遇特大水灾，陆佑亦捐了一笔救济款，内心原也蕴藏着对祖国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也是显而易见。

孙中山与元老们的器重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起义，几经挫折，结果倾覆清廷，各个期间的军费所需，在南洋方面来说，多赖邓泽如奔走呼号，不遗余力，鼓励与策动华侨筹集，他得奏功的是以身作则，人们感动他的辛诚。黄兴曾对胡汉民说：“以言南洋爱国之士，吾必以邓君如为巨擘。④”胡汉民后来亦赞叹说：“国父早识泽如，故常倚重之，泽如亦未尝一日违国父所教。⑤”据载，革命同志们也很同意对邓泽如给予中肯的评价。

辛亥革命胜利了，中华民国建元（一九一二年），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在这一年二月间，旅宁粤商界中的代表们到南京总统府谒见孙中山会谈，众人拟议推冯自由为粤省都督（时陈炯明代理广东都督），孙中山也因关怀选出粤督事，即于同日致电广东临时议会及各社团，征询意见。孙中山亦同时推荐邓泽如、何克夫、胡毅生三人供粤人选择，于此可见孙中山对邓泽如的器重了。同年七月，北京政府窃国的总统袁世凯，正式任命胡汉民任广东都督。此时适逢邓泽如归国，胡汉民喜得故友重逢，握手言欢。他素知邓的才能，力劝邓泽如就任实业司司长，邓笑而未应。他回国的愿望本不是为了当官，只是着意调查矿务，有心发展祖国矿藏的富源。禄虽及而不务禄，高风亮节，尤令人们敬重。

有志未果

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二月间，胡汉民邀请邓泽如来

广州相叙，洽商有关开采矿藏事宜。这因为英德、花县传有石灰矿，惠阳、紫金有锡矿，永南亦发现有丰富的锡矿苗。邓泽如由香港到广州后，即往惠阳、紫金、花县、英德等地巡回调查。六月六日，胡汉民以国民党粤支部的名义与邓泽如签订英德与花县两县开采石灰矿合同。资金由粤支部负担，组织国裕公司，以十分之九的盈余净利归粤支部所得，另所余十分之一作为经营人的报酬。双方的合同虽是签定了。而当时袁世凯的阴谋已暴露，孙中山先生早已从日本返抵上海，认为必须立即兴师讨袁，于是发动第二次革命，势在必行，为此讨伐北洋军阀袁世凯的战火爆发了，广东遣兵调将，如火如荼，开矿的事遂告中止了。

邓泽如之所以不愿当司长，这与南北对峙的混乱时局有关，主要的是为了实现他的素志，愿意联合南洋的同业们在广东投资，逐步发展祖国的采矿业，以利国计民生，对中国富强的长远之计的一个重要环节，然而在这个极度混乱时期，只是一个有心人而已。

任借债偿还所经理

一九一三年六月十七日，袁世凯运用阴谋，突下命令，调胡汉民充西藏宣抚使，以陈炯明继任粤督军。自辛亥革命前后期间，曾向国内外侨商同胞，借取为革命活动经费，也要替后部份应偿的债务。胡汉民当然不会到西藏任职，他请邓泽如出任借债偿还所经理，黄协生任协理，这个职务是很不好当的，而邓泽如也答应下来。他具领了五十万元，除以三万元作偿还所的经费外，其余四十七万元全部拨归省库，这可见邓泽如的俭支从公。过了两天，香港大商陈廉虞、杨

西岩、陈席儒等通电各界，攻击胡汉民，说他“离了粤督职，对偿还革命军费，竟支出百余万之多，并未提交广东省议会公决，实属忍心违法。”此事引起了邓泽如、陆秋霖、李倚庵等华侨代表的正视，对这种无理攻击，甚为不平。也就分函各界，予以驳斥，以正视听。到了七月，赣、宁事起，继任粤督陈炯明响应独立，脱离北京政府。当时李福林在广东河南，拥有绿林的地方军事势力，徘徊观望，对南北分裂的广东局势很不利。邓泽如见此情况，即敦促李福林即应发表宣言，支持广东独立，稳定动荡的时局，李福林见邓出头，不敢负恩，立即应之。邓之此举成功，对广东之时局有一定的利害关系。

一九一四年，窃居总统的袁世凯，野心大炽，不顾舆论的讥斥，派人四出张罗，正密锣紧鼓地酝酿做皇帝。四月间，孙中山准备北伐讨袁，命朱执信到马来亚怡保召开会议，为讨袁之事筹款。邓泽如偕同邑人朱赤霓（同盟会员，丹灶人、今属江门郊乡、离篁边几公里）、区慎刚、李源水，谢八堯到会支持，朱执信有了收获，不虚此行。

同年七月，孙中山先生当时在日本东京，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为了扩展革命活动，在国内外各地分设支部。国内各支部专事负责组织武装讨伐袁世凯，国外各支部则负责筹募军费。孙中山用人之际，正想着邓泽如在身边，曾几次专函催促邓泽如赴东京，主持总部的财政。邓泽如因业务缠身，迟迟未得成行，他内心非常不安，感触怅怅。然而泽如虽未能拨冗赴日，可是他对讨袁宣传，筹款事宜，尽心尽力，未尝少懈。过了一年的岁晚，袁世凯悍然自称皇帝，称洪宪元年。

驱 龙 经 过

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盘居广东的龙济光，是一个野心的军阀，这年讨袁军兴，原受袁世凯委代胡汉民督粤，此时四面楚歌，迫不得已，亦于四月间宣布独立，脱离袁世凯，乘机自封都督，可是他既不起责袁世凯叛国，又肆意攻击倾向革命的民军，战事日亟，群起以驱龙为目标。革命志士朱执信策动各地民军和绿林队伍，与龙济光的部队激战，可是功败垂成。同月下旬，孙中山函命邓泽如，要他在广大华侨中再次揭穿龙济光是“伪布独立”。邓泽如接命后，随即不遗余力，奔走串连，广为鼓动。于是各国侨民在革命党人对龙揭发指斥下，纷纷通电反对龙济光的宣布独立是蓄有阴谋。

朱执信上次讨龙失败，决意再次组织武装与龙济光激战，可是在筹措军费问题上，他一无办法，等于流于空谈。他考虑此事非邓泽如不能解决，便放下一切，亲到南洋面见邓泽如，商量恳求拨款接济。泽如对他说：前曾奉孙中山先生之命，非得到他的允许，不能筹措拨款，本人不敢自主，恕无能为力。同时力劝朱执信加入中华革命党。朱执信对他的劝勉，心服其言，即时从之。朱告别后随即由南洋直赴东京，晋谒孙中山，报告讨龙的失败经过，并完成入党手续。孙中山也信托他了。

自龙济光奉袁世凯命，从梧州带兵入广州，原因是粤省内江，使他差不多是垂手可得。李福林眼见民军先后被龙济光一一解决，粤省其他军队亦无斗志，他亦惮龙实力。自己虽掌握一定的地方武装，可孤立河南，恐难自保，信心动

摇。急派胞弟李芳专力到香港向邓泽如请教如何行止。邓泽如却仅嘱：“保存实程，随机应变。”李福林也依计而行，龙济光见李福林虽不附己，但亦无异动，他也知李福林为人素无大志，只求自保，只好不管他，当然亦有些投鼠忌器，一旦开战，可能引至难以一时收拾的局面。后滇桂军驱龙攻粤，时业已袁死黎（元洪）继，为缓和各方计，调龙移驻琼崖，龙据粤约为三年，部将跋扈骄盈，不守军纪，粤人恨之入骨。

伐陈在大元帅府

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孙中山在前一年任非常大总统。陈炯明背叛革命，六月兵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事先得知，改装逸去登永丰兵舰，为了讨伐陈炯明的叛乱，于十二月六日，委任邹鲁为驻港特派员，邓泽如为理财员。分函海外华侨及国民党驻港办事处筹款伐陈。邓泽如以国民党驻港办事处理财员的职责，大力开展工作。

一九二三年春，孙中山发出讨伐陈炯明叛乱的通电。同时，为了适应时局的部署，由沪抵粤，复任大元帅，三月间便正式组成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下分五部二局一库，内政部长谭延 崑、军政部长程潜、财政部长廖仲凯、建设部长邓泽如，随后又补任伍朝枢为外交部长。及陈兵败，退守惠州城，后亦瓦解告终。

一九二五年，“革命尚未成功”。孙中山先生不幸在北京逝世。这时国共正式合作已有一年了。邓泽如身虽在外，也常关心故邑的情况。这一年夏，他与革命元老萧佛成荐举

区灵侠任新会县县长。在这里，有必要交代邓与区的关系。邓泽如妻室区氏，原是与篁边一江之隔的潮连乡富冈（即大独）人氏，与区灵侠是姑侄，所以邓泽如是他的姑丈。有人会说，以为区灵侠是凭着邓泽如的地位才得当上县长，其实不然，区灵侠出身不是个老百姓，据说：区在清政府末期，曾当过左营千总。后来到了暹罗（泰国），萧佛成在该地办了一间报馆，区灵侠在报社当过主编，与萧彼此间有一段关系。是萧佛成主动荐举的，邓泽如与区有内侄之情，也是顺水推舟而已。

中监委与建设厅长

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间，邓泽如被选为中央第一届监察委员。这时是国民党大小军阀混战时期。是年底，南京国民党政府下令：汪精卫、顾孟馥、陈公博、甘乃光等于张（发奎）黄（绍竑）事变后，或列席会议，或公然袒护，舆论哗然，嫌疑难释，特派邓泽如、古应芬查办呈复。不及一句，广州政治分会自行免去张发奎、陈公博的军事委员会主席团职。汪精卫由沪出洋。

一九二九年七月三日，广东省政府改组。国民中央政治会议决议，重新派任广东省政府委员，陈铭枢、许崇清等三人继任外，新任邓泽如为省政府委员，邓是以中央监察委员兼任省府建设厅长，当时陈铭枢是广东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因邓泽如还未到任，知道他或可能无意当厅长，先后两次派人到香港敦劝邓泽如出山，可是没有什么结果，陈铭枢急

了起来，准备亲自往港劝驾。随接到邓泽如的来函，婉言而坚决地辞去建设厅长职，未得覆准。至同月二十七日，广东省政府新上任的委员举行就职典礼了，邓泽如仍未到会，缺席。

弹劾蒋介石

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邓泽如又被选为第三届中央监察委员，这样，邓是连任第一、二、三届委员了。同年四月底，由于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独行独断，导致林森、邓泽如、萧佛成、古应芬等党国元老的不满，在广州联名通电弹劾蒋介石，认为蒋介石是违法叛党。请“爱护党国诸同志急起图之”，给蒋介石以严厉处分。五月下旬，国民党第一、二、三届中央执委监委，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第一次决议：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推举林森、邓泽如、李宗仁、陈济棠、孙科、唐绍仪、汪精卫、古应芬、邹鲁、唐生智等十六人为国府委员。过了一天，即发表主要任务是推倒蒋介石之独裁，完成国民革命。至七月间，广州“国民政府”国务会议的决议：加推邓泽如为国府常务委员。

在此时期，中国形成了两个的南京“国民政府”与广州的“国民政府”，相持不下，准备用兵。有鉴于国府的分裂，急切部署抗日侵略，在十月间，双方举行了“京粤和谈”。京方代表是蔡元培与张继，粤方代表是广州非常会议推出邓泽如、汪精卫、孙科、古应芬、李文范五委员出席，议和地点在上海。后来双方又开了一个“京粤代表会议”。十一月，广州“非常会议”推定孙科、邓泽如、萧佛成、李宗仁、